

我家的年味儿

■胡剑芳(咸安)

红梅傲雪,寅虎迎春。如往年一样,当千家万户飘出年夜饭香味,当声声电子爆竹炸开最后一响,当朵朵红梅绽放在年尾岁初的枝头,牛年就on这样从指尖悄悄滑过,虎年就悄悄地来了。

大年三十那天,老公破天荒不用在医院值班,可以跟我和儿子一起过年了,因为老公每年在医院值班,已有十多年没陪我吃过年饭了。当天,我们还接来婆婆和81岁老父亲一起吃年夜饭。简单过完早,我们就准备做年夜饭了。

弄哪些菜呢?我拿出与老公写好的菜单一一准备。我打开蒸锅,准鱼把蒸菜装盘,结果发现老公把灶台到凌晨3点炸好的鱼圆、藕圆、肉圆、腊鱼腊肉等8个乡村菜系已分类装盘子摆好,只待蒸热;排骨藕汤,鸡汤已煨好也只需加热,剩下的就只需炒几个青菜,煎只鱼就好了。

很感谢老公默默用辛苦换来我做小女人的幸福与满足。我把该蒸的该热的上炉,用电饭锅煮好饭,算好时间择菜,洗菜,因煎鱼炒青菜是我的拿手绝活,保证12点让大家准时吃上年饭。

儿子在房间听网课,老公去了公婆那里给瘫痪的公公擦洗身子,换尿片去了,虽帮忙指望不上,但为至亲至爱的人做饭心里暖暖的。

婆婆和家父赞我做的年夜饭好吃,老公只笑而不

语。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心里偷着乐呢。吃完饭,与老公一起把留给公公吃的饭菜端去喂他吃。兴许知道是年夜饭吧,一向吃饭时乱叫乱吐的患老年痴呆的公公静静地吃着,不再胡闹,吃得特别香,吃完后擦洗身子,上药擦爽身粉时也意外地配合,没骂人打人。

随后几天,单位值班,走亲戚,照顾老人,送孩子上学,日子排得满满当当,连轴转起,心里依然快乐着。

过了一年,儿子似乎长大了,懂事了,知道不要奶奶给的压岁钱,让留着给爷爷买止尿片用,学习也知道用功了,还抽空帮我做家务宽慰我心。老公依旧不知疲倦奔波在照顾老人与上班之中,尽为子孝道,担医生之责。我呢,依然如蜜蜂飞转在亲人之间,为谁辛苦为谁忙地飞奔着……

几天下来,年味伴着浓浓的亲情在忙碌中氤氲开来:个中有悉心的照顾老人的艰辛,有儿子早出晚归求学的不易,有值班守夜工作的初心,还有抽空走访亲友的小乐。无论苦与乐,悲与喜,得与失,都坦然面对,积极应对……兴许,尝尽百味才谓之人生吧。

这就是我家的年味,淡淡的,亦甜甜的,大家忙在其中,爱在其中,乐在其中。

三代人的元宵“结”

■覃慧瑕(桂林)

每年元宵节,我们家都要吃元宵、观灯会、猜灯谜。我们家三代人心中,有着对元宵节的独特体会,有着与众不同的情结。

父亲常说,他小时候,每到元宵节,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那时他还经常自己动手做花灯,做好灯后挂在家门口,那叫一个神气。不过,那时的花灯全是纸糊的,家家上灯的规矩也不同。再后来,每到元宵节,家家就开始蒸面灯,要蒸十二个月份的面灯,借此占卜来年的风调雨顺。

父亲说,勺子灯,是小孩最喜欢的。勺子灯的做法是把面捏成勺子的形状,并捏一个小老鼠趴在勺子沿上,小老鼠的眼睛用花椒粒代替。到了晚上,在勺子里倒上植物油,用一根火柴梗缠上棉花,然后把棉花浸湿了油,然后点燃,是最好玩的。

我儿时元宵节最开心的事,就是吃元宵。那时条件差点的家庭没有糖,就只能吃没有馅的实心元宵,最为普遍的还是芝麻糖元宵。那种猪油丁和糖做馅的元宵是最好吃的,俗称“荤油元宵”,那时候吃“荤油元宵”,是我最期盼的。

我还跟着小伙伴学会了做萝卜灯。萝卜灯十分好做,就是把一红皮萝卜拦腰切断,把下半截掏空、加油、按灯芯。上半截也掏空,但要留气孔当灯罩。等把萝卜灯挖好了,外边再用根铁丝穿上当提手。我挑着萝卜灯小心翼翼地走东家串西家,至今还记忆犹新。

有了网络后,我的元宵节也悄悄发生了改变。

出门看灯展,天冷人又多,我觉得还不如跟父母一起,在家中通过网络观看灯展,还可以时不时地把灯展实况放到微博中,与网友一起分享不同地方的元宵节风俗。

至于吃的元宵,现在流行自己动手做。我们家吃的元宵,是我与家人亲自动手制作的,想吃什么馅儿就吃什么馅儿。我们一家人,一边聊天一边做元宵,气氛融洽,其乐融融。全家人吃过元宵后,都会围坐在一起观看元宵节晚会,这几乎成为了每年元宵节我家雷打不动的规律。

自从有了儿子后,这种规律被慢慢打乱。儿子眼中,元宵节最有趣的,是那元宵面,特好玩,黏黏的,可以捏各种形状。去年元宵节,我带儿子去吃快餐,给他买了一个带音乐的花灯,还送他了一本有关灯谜的书,想让儿子多了解些传统文化。

我没想到的是,六岁的儿子元宵节最向往的,是跟着爷爷学扎花灯。儿子说:“能亲自做一个花灯,是最让人羡慕的事。”父亲拗不过小孙子,爷俩花了一下午,做成了一个漂亮的纸灯笼,那兴奋劲儿,人见人爱。到了晚上,儿子又缠着我和他妈妈,一起挑着他的花灯,像我当年那样,蹦蹦跳跳地走东家串西家。

我觉得,元宵节的价值,在于它是全民的狂欢节,人人参与,乐在其中。不管过元宵节的方式如何改变,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元宵“结”。这种“结”会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梅花与雪的约会

■廖拾英(温泉)

今年春节,有梅有雪,让热闹的年增加浪漫的氛围。

梅花年年如期而至,有时因为气温的高低而或早或晚罢了;而雪的到来就没有如此地坚守约定,她高冷而随性,有时任意地飘洒几点雪花就决然地离去,有时洋洋洒洒地漫天飞舞一阵转眼就销声匿迹,有时盼她不来,有时又突然而至。她很少将自己厚厚地铺在大地上凝结成冰,耐心地陪伴梅花走过飘香和消陨的路程。梅花与雪的恋情只是梅花的单相思?

今年的春节,梅花与雪的约会浪漫而热烈。春节之前,一直伫立在楼前的那株腊梅又开了,她的幽香招引着过路人,提醒着人们去发现梅花开放的世界,消息纷纷传来:广场的梅花开了,十六潭的梅花开了,河边的梅花开了,黄鹤楼、东湖梅园的梅花也应该开了吧……这是梅花的守候,她的身影有点清瘦,在少有花的冬季,有些孤寂,于是暗香溢出,向雪传送约会的信息。雪花如约而至,朵朵朵朵洁白的花朵深情地飘向梅花、飘向大地,可是当大地有了薄薄

的一层白雪的时候,却戛然而止,迅速融化;而对于梅花,她只是打湿了一些花瓣。这次的飘雪就像回家后又匆匆出门的夫君给那位翘首以盼的娇妻一次敷衍的拥抱和一个蜻蜓点水式的吻,然后连谎言都来不及编织就离开了。

春节过后又有春梅了。她的香并不输给腊梅,她的容貌比腊梅惹眼许多。春梅与腊梅携手等待,相依相偎,大地又有了新的颜色。本以为这样的精心装扮已是无济于事的同病相怜,雪不会来了。年初六的夜晚,特别地冷,雪花竟不知何时悄然而至。早上开门,满眼是雪的世界。梅树旁已铺了厚厚的一层雪,好像特地给梅花铺就的婚床,雪就那样静默地积聚,从容地等候;树枝上挂着雪絮,那是雪在装饰门楣,让她的新娘在跨过门槛的那一刻妖艳无比,梅花

上覆盖着雪被,好像新娘圣洁的盖头,可是梅花不害羞,黄的腊梅、红的春梅,一朵朵从雪里探出头来,急于见到英气的新郎,那娇嫩可爱的样子让人忍不住伸手去触摸;一片雪砸在手背上,还不到闹新房的时刻呢。雪的荧光映照着花的模样,深情款款;白雪慢慢地融化,清洗花的脸庞,滋养花的身体。梅花有了白雪,才变成了花的精灵。

每一场大雪都要等待许多年。那些来去匆匆,那些转瞬即逝,都是雪在一次次地邀约梅花,向梅花表达爱情;原来一场情缘需要许多次轻描淡写的真实和波澜不惊的酝酿。人间千百次的轮回,比不上自然的一次等待。雪多年的轻薄,换得一次与梅花的隆重约会。

这个年,因为有梅有雪,而更美更幸福!

难忘那个“年”

■汪忠娜(嘉鱼)

“年”,于我而言,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感和意义。每到过年,我都会忆起那个难忘的“年”。

那个“年”,有点寒冷。清晨,我的头有点晕,眼睛突然发花,感觉面前仿佛有许多小蝴蝶在扑闪。怀孕七个月的我,血压偏高,年前虽已做了相关诊疗处理,但效果不佳,医生叮嘱我要注意观察,不适随诊。

怎么办?我得去医院去做检查。可老公刚好是订的那天外出的车票,过年春运一票难求,再说那边工厂也不宜误工。于是,老公带着500元人民币踏上了打工之路,而我则怀揣着仅有的500元钱独自赶往医院。

坐车到县人民医院时,我发现自己头昏眼花,只能小心地扶着墙壁摸索着上楼。到了二楼妇产科,我透过模糊的视线中一些光亮,找到了一位熟悉的张医生,也是我医学进修时的一位老师。

张医生为我做了相关检查,诊断为“重度妊高症,高危孕产妇”,要求我必须立即住院,并帮我打电话联系到了我在乡镇的妈妈。中午,她还端来了亲手做的西红柿汤和青菜素食,我插着氧气管,两只手都在输液,动弹不得,张医生便一勺一勺地喂给我吃,她轻言细语,温柔体贴,让我感觉很温暖。下午,姑妈和大姐赶来了,知道我身上的钱连交住院费都不够,妈妈还捎来了一些钱。

我的血压还是居高不下,一日竟飙升到了“230/130mmHg”,只觉头痛欲裂,连护士测血压时,我都看不清她的脸。经过再次B超检查,显示胎儿发育已成熟,张医生提出必须及早剖腹产,否则大人小孩都危险,大人还可能失明。

手术需家属签字,老公在外赶不回来,于是由婆家大哥代签。我娘家和婆家都来了好多亲人,他们在手术室外一起守候,下午三时许,我的儿子终于出生了,他在亲人们的关爱与护佑中来到了这个世界。

正值正月初,气温较低,早产的儿子特别怕冷,只要热水瓶稍冷,他便“哇哇”地开始哭闹,妈妈就掌握好时间,不时更换热水瓶给他保暖。起初病房里有空床,妈妈还可以抱着小宝贝躺会儿,但没两天来了孕产妇待产,房间便显得拥挤了。没有床睡觉,姐夫特地送来一张折叠的小躺椅方便临时使用,让妈妈可以歇歇脚。

晚上,妈妈给宝宝冲牛奶,换尿布,擦洗身子,换热水瓶,小宝贝在外婆的细心照顾下很舒服,他总是乖乖的、睡得香香的。妈妈还得留意我输液的吊瓶里面药水是否打完了?我的痛觉特别敏感,在剖腹产术后的第一个晚上,难以抑制的疼痛让我呻吟不止,连用了两颗止痛栓都没能缓解。妈妈心疼地抱着我,轻轻拭去我脸上的泪水,抚摸着我的头发,亲吻我的脸,叫着我的乳名,叫着“我的乖宝、我的肉肉……”妈妈的呼唤是一剂止痛的良药,化解着我的痛苦,我沐浴在妈妈温暖的爱河,不知不觉渐渐睡着了……

为防止剖腹产后肠粘连,一般术后第二天产妇就可以下床活动,但我因血压高又不宜动,一动头就晕,血压上升。拔了导尿管后,输液时小便特多,感觉人像个漏斗一样。那时还没有纸尿裤,全靠妈妈用袋子装着整包卫生纸垫着,及时更换。夜晚,妈妈根本就没什么休息时间,她不厌其烦,不怕脏不怕累,还宽慰我安心休息。

产后的我血压逐渐下降,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我们母子平安,儿子个头不大,但精气神十足,一双大眼睛骨碌骨碌灵活地转动,望着这个新奇的世界,我的身体也一天天在恢复。二姐特地为我送来熬制的稀饭和青菜,大姐在床前耐心地喂我。看着亲人们忙碌的身影,被爱包围着的我,真的好感动,内心充满无限感激。

难忘那个“年”!在接下来的每个年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